



引用格式:潘晓瑜. 关联理论视域下隐喻的构建和理解[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2(2):102-07.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1.02.013

文章编号:2096-9864(2021)02-0102-07

关联理论视域下隐喻的构建和理解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from the relevance theory perspective

潘晓瑜

PAN Xiaoyu

郑州轻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2

关键词:
关联理论;
隐喻;
推理;
认知语境;
临时概念

摘要: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强调隐喻的深层认知机制,对交际过程和认知语境重视不够。作为认知语用学的理论基础,关联理论强调理解隐喻时交际过程和认知语境之间的互动,是对认知语言学隐喻研究的补充。研究发现,关联理论视域下的隐喻构建和理解是听者在特定认知语境下经过推理以寻求符合关联期待的临时概念的过程。

[收稿日期]2020-02-1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8BYY027);郑州轻工业大学第四批青年教改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7BYY021)

[作者简介]潘晓瑜(1981—),女,河南省安阳市人,郑州轻工业大学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

自亚里士多德时期起,隐喻就广受各界关注。传统修辞学把隐喻看作语言的偏离现象,视为锦上添花的装饰物。同样把隐喻作为偏离标准和字面意义的现象的还有传统语用学。H. P. 格莱斯^[1]认为,隐喻、夸张和反讽等都有特殊会话含义,其都与事实存在一定差距,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质准则(指不说假话,只说真实可信的话)。传统语用学认为听话人对隐喻的理解经过了以下步骤:其一,听话人分析语句的字面意义;其二,判断该字面意义在特定的语境下是否合适;其三,如果字面意义在当时语境下不合适,需要根据合作原则寻求其符合说话人意图的隐喻义。也就是说,人们对隐喻的理解比对字面意义的理解更困难,需要进行额外的推理和认知加工。但是,B. 克拉克^[2]认为,H. P. 格莱斯的隐喻观对言者意图、听者推理能力、隐喻类型缺乏清晰的解释,且心理学实验证明人们对隐喻和非隐喻的加工时间并没有明显差异,不支持 H. P. 格莱斯对隐喻的解释^[3]。因此,传统修辞学和传统语用学对隐喻的解释均不够清楚。

随着认知科学的兴起,以体验哲学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对隐喻有了全新的解释,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隐喻研究转向认知视角。之后,隐喻不再是文学的附属品,而开始被视为普遍存在于日常语言中的一种认知和思维工具^[4]。1980年代,语用学在法国学者 D. 斯珀波和英国学者 D. 威尔逊的带领下发生了认知转向,他们出了与交际和认知有关的关联理论。以关联理论为基础的认知语用学关注意义的在线推理,探讨语言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是一门在动态的语境中研究语言使用的学科^[5]。关联理论的隐喻观兼顾认知和语用交际,对于构建一个完整的隐喻理论作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贡献。

尽管关联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假设存

在差异,但二者都试图解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如何使用和理解隐喻的,都认为隐喻是完全正常的、自然的、普遍的甚至不可避免的语言现象^[6],都从认知角度探讨隐喻的发生和理解。然而,认知语言学强调认知机制在语言理解(如隐喻理解)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对语言在交际中的作用和效果重视不够。因此,学界开始关注认知语言学和关联理论在对隐喻研究上的结合和互补研究,如张辉等^[7-9]。本文拟从认知语用学中的关联理论视角探析隐喻是如何构建和理解的,以期拓宽隐喻研究的范围和理论视野。

一、认知语言学和隐喻

认知语言学中有关隐喻的创新理论当数概念隐喻理论,其由认知语言学创始人 L. 乔治和 J. 马克在 1980 年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首次系统阐述。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从一个具体的概念域向一个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统映射;隐喻是思维层面的问题,不是语言表达层面的问题,因此,隐喻是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10]。但是,概念隐喻理论面临着来自学界的诸多质疑。李福印^[10]总结了概念隐喻的 14 个问题,如方法论问题、映射的量化标准问题、隐喻鉴别问题、恒定原则问题等。

与认知语言学和隐喻有关的另一个理论是由美国认知语言学家 G. 福康涅出的概念整合理论。他认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整合网络包括 4 个概念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合成空间。两个输入空间选择性投射特定的结构,从而在合成空间产生新的浮现特征,即不是喻旨和喻体本身的特征,而是听者在隐喻解读过程中临时出现的特征,这一浮现特征与输入空间的意义不同且有创新性,在隐喻理解过程中有重要作用^[11]。例如,在对“Surgeons

are butchers”这一经典例句的理解上,概念整合理论要比概念隐喻理论更有解释力。概念隐喻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Surgeons are butchers”(外科医生是屠夫)的意义是“Surgeons are incompetent”(外科医生是无能的);而概念整合理论认为,分别从目标域输入空间“surgeons”(外科医生)和源域输入空间“butchers”(屠夫)中选取某些特定的语义信息,这些信息组合之后在合成空间生成新的额外的浮现特征,即“incompetent”(无能力的)。概念整合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概念整合理论对隐喻和其他认知现象包括推理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研究强调认知机制的重要性,但对交际活动和语境重视不够。

隐喻是一种涉及大脑神经和认知活动的复杂语言现象,仅靠一种理论或一种视角是无法解释清楚的。因此,需要对其展开多视角多维度的探讨。隐喻的语用学视角解释的是隐喻是如何被理解的,听话人是如何解读说话人的意义的。尤其是关联理论,认为隐喻是在自然交际过程中的松散使用,夸张和近似表达等都不是认知语言学所主张的概念映射下的表层语言。

二、关联理论和隐喻

关联理论由法国学者 D. 斯珀波和英国学者 D. 威尔逊于 1986 年出、1995 年修订的,是语用学领域最具争议性、影响最广的理论。关联理论,顾名思义,以关联性作为人类交际和认知的核心,主要研究信息交际的推理过程,尤其注重探索语言交际的话语解释原则^[12]。早期的关联理论以 D. 斯珀波和 D. 威尔逊所著的《关联:交际与认知》为代表,新关联理论以美国语言学家 R. 卡森的《思维和话语:明示交际的语用学》为代表。

早期的关联理论不涉及临时概念,认为只要听者能识别出言者意欲表达的蕴含义和摒弃言者不欲表达的蕴含义,则对隐喻的理解就算完成了。新关联理论则认为,编码概念在解读过程中被不断调整,隐喻表达的命题是一种明示,包含一个随语境调整的临时概念。也就是说,早期的关联理论认为隐喻的含义是命题整体层面产生的隐义,新的关联理论则把很多原先归于隐义的隐喻含义(整体命题含义)重新划归为显义(局部概念含义)。

不论是早期的关联理论还是新关联理论,都认为对隐喻的理解并无特殊性,所需的认知能力和推理过程与理解其他语言现象并无二致,都遵循关联原则^[13],都认为对隐喻的理解与对近似表达、夸张和其他语言的松散使用等的理解和工作机制相同。根据关联理论的话语理解程序,言者通过隐喻话语引起听者的注意,让其产生关联期待,听者首先想到的信息就是言者意欲传达的意图。

总之,关联理论为解释我们如何理解隐喻和隐喻过程中的认知能力 供了复杂的理论模型。该理论认为,隐喻的构建和理解是听者在特定认知语境下经过推理以寻求符合关联期待的临时概念的过程。

1. 推理

语言交际是指言者将自己的意图进行语言编码,听者对其语言编码进行解码的过程。尽管语言是主要的编码工具,人类交际主要依靠语言进行,但是通常言者编码的语言与实际的言者意图之间存在差距,特别是当言者使用隐喻时。除语言编码外,言者还可以借助手势或书写等明示行为来传达意义。听者在理解言者的隐喻或明示行为时不是通过对语言的解码,而是通过推理来理解言者意图的。不管是使用语言还是其他符号,人类的交际过程就是推理

的过程,推理的目的就是正确解读言者的意图。

H. P. 格莱斯认为,通常情况下,言者使用语言编码,听者需要同时使用解码和推理的方法来理解言者意图,而使用隐喻时例外,听者需要全部使用推理^[14]。与 H. P. 格莱斯的观点相反,关联理论认为隐喻并不例外,所有的人类交际都遵循同样的过程,即言者 供一些证据、语言或手势等明示行为,听者根据这些证据、语言或手势等明示行为和语境来推理言者的真实意图。

关联理论 出两大原则,即认知原则和交际原则。认知原则是指人类认知倾向于获得最大关联,交际原则是指每一个明示交际行为都假设它本身具有最佳关联性^[15]。为了寻求最佳关联,语句或明示交际行为只有必需的足够关联时才值得听话人付出认知努力,而推理是人类获取事物间关联性的方法和途径,关联理论强调推理在交际中的重要性。推理不仅在隐含层面而且也在明示层面进行。推理为获取言者意图 供了保证,而交际原则和最佳关联假定是推理的基础。

关联理论认为,语言的字面意义、松散使用和隐喻是一个连续统。连续统是指语言的字面意义与夸张、近似表达和隐喻等现象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线,对它们的解读方式相同。因此,隐喻的推理过程和一般语言的推理过程一致,且都是在线解读。对明示内容和蕴含的解读假设是平行进行的而不是线性进行的,二者同时协调,当达到听者的关联期待时处于稳定状态。例如,以下两个例句分别呈现了字面含义和隐喻含义,二者的推理过程一致。

(1) Peter: For Billy's birthday party, it would be nice to have some kind of show.

Mary: Archie is a magician. Let's ask him.

(2) Peter: I've had this bad back for a while

now, but nobody has been able to help.

Mary: My chiropractor is a magician. You should go and see her.

例(1)中的“magician”指的是字面含义,即进行魔术表演的魔术师;而例(2)中的“magician”则是用的隐喻含义,表示的是“通过施展魔法具有超能力的人”,语义范围发生了扩展。对两个例句的理解和推理经过了以下过程:首先,听者解读言者的字面含义;其次,产生关联期待,激活推理假设;再次,得出符合关联期待的隐含结论;最后,得出同时具备明示内容和推理内容且符合关联期待的解读。

为了解读言者所说语义,满足最大关联推定,听者必须通过消除歧义和指称派定等手段,在显义层面丰富解码的语句意义或 供语境假设,产生语境推理和认知效果,从而在隐义层面补充说话人的语句意义。在此过程中,听者遵循使用最小认知努力达到满足关联期待时就停止的路径。也就是说,听者会自动对语句产生关联期待,使用最小认知努力,得出足够的推理,产生关联性。因此,对隐喻的构建和理解涉及使用较少认知努力、产生足够推理、满足听话人的关联期待、丰富显义内容、满足最大关联推定、构建符合语境的语句意义等方面。

2. 认知语境

关联理论的隐喻观是建立在词汇语用学理论基础之上的。词汇语用学强调语境的作用,认为词汇在特定语境中表达的概念不一定与词本身的编码概念相同。词汇语义学研究词汇的编码意义,而词汇语用学研究在特定语境中词汇的表达含义。关联理论认为,认知语境对语言的理解至关重要,对隐喻的理解同样重要。隐喻含义是词汇意义在使用过程中随时调整(扩大或收窄)的结果。隐喻含义、字面含义和夸张含义等是一个连续统,中间没有明晰的边

界,且意义解读机制相同。

关联理论认为,认知语境即人们所知道的一系列事实或假设构成的集合。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听者对世界的假设以概念表征的形式储存在大脑中,形成用来处理新信息的认知语境^[16]。关联理论首先把交际活动归属于认知活动,认为言语交际是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言者话语的目的或意图能被听者所识别,这是由于他们对认知环境具有共识,交际是否成功,就看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环境能否显映或互相显映。认知环境互明是交际活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认知语境会对语句的解读产生影响,在听者心中形成某种期待目标,以目标为导向的回溯推理会加快解读过程,提高结果的预测率。D. 威尔逊和 R. 卡森^[17]认为,语境推理通过改变语境假设和蕴含,可以影响相互理解过程,满足听者的关联期待。连续统观点认为,隐喻和其他语言的松散使用,如近似表达和夸张等,都会出现浮现特征。听者对语境假设的选择是受关联原则支配的。在交际过程中,言者总是供相关的假设,听者也总是以最小的认知处理努力选择最具有可及性的语境假设来处理言者供的假设,以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

认知语境是获取推理的前和来源。语境的选择对话语的关联性有直接影响。言者故意或非故意说出一句并不十分关联的话,听者必须扩大语境范围来寻找最可能的关联,从先前的语篇或之前的推理中记忆起额外信息,或来自记忆中的百科知识。例如:

(3) Robert is a computer.

例(3)中的“computer”不是指词汇的编码意义或字面意义,而是指在交际和解读过程中产生的语义范围扩大的临时概念,即指“与电脑有相同百科知识特征的人”,如处理信息

精准、缺乏常识直觉和人类情感等特征的人。因此,例(3)中言者的语句蕴含意义是 Robert 处理信息精准或缺乏人类情感等,具体选择哪种语义需要视特定语境而定。如果给例(3)添加了例(4)和例(5)两个不同的语境,那么“computer”在这两种语境中的隐喻含义就是不同的。

(4) Is Robert a good accountant?

(5) How good a friend is Robert?

在语境(4)中,“computer”激活的是与语境相一致的“百科知识”,与“最好的会计”语境一致的是“电脑”的“处理大量信息且具精确性”语义;在语境(5)中,与“好朋友”语境匹配的是“电脑”的“缺乏常识和人类情感”等语义。语境不同,激活的语义就不同。根据关联理论,词汇语义是为了满足关联期待而随语境随时调整的,该调整是即时的、在线的、动态的。

3. 临时概念

“临时概念”这一术语由美国认知心理学家 L. 巴萨卢^[18] 出,指听者在对语句进行理解的过程中由于语用目的而临时构建的概念,即听者对词汇意义进行推理和在线建构时对语义的调整所带来的意义扩大或收窄。词义的扩大和收窄是对词义动态解读的结果。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言者使用的词汇编码概念中蕴含了非词汇的言者意图,听者在语用过程中基于词汇编码概念在线推理出言者的真实意图。临时概念即是在特定的语境中为特定的关联期待而临时在线构建的概念。关联理论认为,词汇意义的调整目的是要满足关联期待。由语境和认知效果共同调整得出的显义不仅需要经过歧义消除和指称派定,还包括编码概念的调整。言者用词汇编码概念表达出非词汇编码概念^[19]。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言者使用的词汇编码概念中蕴含了非词汇的概念或原子概念,该原子概

念因为与词汇编码概念享有同样的逻辑和百科语义,所以听者在语用过程中可以基于词汇编码概念在线推理出言者的真实意图。词汇有逻辑语义和百科语义之分,而临时概念体现的就是语义的百科性。因此,临时概念并不是由语言编码的,而是在具体语境中为寻求最佳关联而在线动态构建的结果,是人类概念认知能力灵活性和创造性的体现。

临时概念的构建包括词义的扩大和收窄,体现了人类概念认知能力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在不同语境中为不同目的,人类可以从长时记忆中整合各种信息形成不同概念。对语言意义进行构建和理解的过程同样适用于隐喻。隐喻理解的过程也涉及语义的扩大或收窄,这种意义理解的语用过程不是线性的,而是平行进行的。例如:

(6) Caroline is a princess.

如果仅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例(6),“princess”的逻辑语义是指“女性皇室成员”,仅从逻辑语义出发并不能构建出“宠溺”的语义。听者通过百科知识,即“有一些公主是被宠溺的”,可推理出该句的语义是“卡罗琳是被宠溺的小姑娘”。对例(6)中隐喻的理解过程是,将“princess”的逻辑语义收窄之后构建出临时概念。在推理过程中,编码概念被不断调整,直到与言者意图有最大关联的临时概念被创建。触发语义收窄或扩大的机制是关联性,即以最小认知努力满足听者的关联期待;通过给编码概念语义增加相关语境百科知识,增加明示内容,丰富编码义,进而得出蕴含语义。以编码概念为起始点,推理出与言者意图有最大关联的临时概念,一旦该推理为言者和听者互显,听者推理过程完成。

三、结语

有关隐喻的研究历史久远,一直以来都是

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重点。从原来的修辞角度转向认知视角,从认知语言学的认知机制解释到关联理论的交际和认知解释,隐喻研究的深度不断加深,研究视野逐渐开阔,研究方法日趋科学。从认知语用学的关联理论视角解读隐喻,可以把认知语言学忽略的语境和交际因素考虑进隐喻研究的范畴之内,是对认知语言学隐喻研究的补充性研究。关联理论强调推理、认知语境和临时概念在隐喻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隐喻、字面意义和夸张等语言现象是一个连续统,对它们意义的理解机制别无二致。听者对言者发出的隐喻语句产生关联期待,运用推理机制,寻求符合特定认知语境的临时调整的语义,最后创建出符合言者意图最大关联的临时概念。未来的隐喻研究应注意跨学科的理论融合,既要注重学科共性,也要彰显学科个性;应扩大隐喻语料的研究类型,增强理论研究的解释力;应注重实证研究方法和理论研究的结合,以为理论研究 供方法论支撑。

参考文献:

- [1]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M] // COLE P, MORGAN J. Syntax and semantics: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41-58.
- [2] CLARK B. Relevance the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254.
- [3] GIBBS R, TENDAHL M. Cognitive effort and effects in metaphor comprehension: Relevance theory and psycholinguistics[J]. Mind & Language, 2006(3): 379.
- [4]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
- [5] 张巨文, 蒋永久. 认知语用学视域下的隐喻解读: 以 G7 峰会报道为例[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6): 90.

- [6] 陈新仁. 语言隐喻的来源域理解: Deirdre Wilson 和 Raymond Gibbs 的对话评议[J]. 当代语言学, 2015(2): 204.
- [7] 张辉, 蔡辉. 认知语言学与关联理论的互补性[J]. 外国语, 2005(3): 14.
- [8] 何奕娇. 试论认知语言学与关联理论的互补性[J]. 外语学刊, 2007(5): 78.
- [9] TENDAHL M, GIBBS R. Complementary perspectives on metaphor: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relevanc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8 (40): 1823.
- [10] 李福印. 认知语言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33 - 140.
- [11] MORENO V. Metaphor interpretation and emergence [J]. *UCL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2004(16): 297.
- [12] 张亚非. 关联理论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2(3): 9.
- [13] 范振强. 关联理论视域下的隐喻研究: 问题与展望[J]. 外语学刊, 2019(2): 16.
- [14] BIRNEER B.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M].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3: 92.
- [15] SPERBER D, WILSON D. A deflationary account of metaphors [M] // GIBBS R W.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84 - 105.
- [16] 苗兴伟. 关联理论与认知语境[J]. 外语学刊, 1997(4): 7.
- [17] WILSON D, CARTSON R. Metaphor, relevance and “emergent property” issue [J]. *Mind & Language*, 2006(3): 404.
- [18] BARSALOU L. The ability of graded structure in concepts [M] // NEISSER U. *Concepts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1 - 140.
- [19] CARTSON R. *Thoughts and utterances: The pragmatics of explicit communication*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2: 322.